

印順
著

華雨集
(五)

印順著

華
雨
集
(五)

華雨集(五) 目次

一 遊心法海六十年……………一

一 福緣不足・勉力而行……………一

二 修學之歷程……………四

一 暗中摸索……………四

二 求法閱藏……………六

三 思想確定……………一〇

四 隨緣教化……………二二

五 獨處自修……………二七

三 治學以佛法爲方法……………三九

四	對佛法之基本信念	五〇
五	世界佛學與華譯聖典	五五
六	結語	五九
二	研究佛法的立場與方法	六一
三	從復興佛教談研究佛學	八一
四	南傳大藏對中國佛教的重要	八七
五	泛評周繼武居士『起信論正謬』	九三
六	『台灣當代淨土思想的動向』讀後	九九
七	論三諦三智與賴耶通真妄	一〇七
八	『曇鸞與道綽』閱後	一二七
九	讀『中國歷代佛教書畫精粹』後	一二九
一〇	印順導師訪問記	一三三

一一	中國佛教的由興到衰及其未來的展望	一四五
一二	訪印順老法師	一六三
一三	太虛大師傳略	一七三
一四	太虛大師圓寂百日祭文	一七五
一五	我與東老的一段往事	一七九
一六	我所不能忘懷的人	一八三
一七	願道老再來人間	一八九
一八	『攝大乘論講記』弁言	一九一
一九	『守培全集』序	一九三
二〇	『菩提心影』序	一九五
二一	『慈航大師紀念集』序	一九七

二二	『異部宗輪論語體釋』序	一九九
二三	『諦觀全集』序	二〇一
二四	『律宗教義及其紀傳』序	二〇五
二五	『地藏菩薩本願經』序	二〇七
二六	『華嚴經教與哲學研究』序	二〇九
二七	『太虛大師選集』序	二一三
二八	『續明法師遺著選集』序	二一五
二九	序『世界佛學名著譯叢』	二一七
三〇	『萬古千秋一聖僧』序	二一九
三一	『竹雲齋文集』序	二二三
三二	松山寺同戒錄序	二二五

三三	『中國古佛雕』序	二二七
三四	爲取得日本學位而要說的幾句話	二三一
三五	致樂觀老法師函	二三九
三六	答成元法師問	二四一
三七	答慧空尼	二四五
三八	答昭慧尼	二四九
三九	答蘇建華居士	二五七
四〇	致陳永權居士	二六三
四一	答楊敏雄居士	二七一
四二	答張展源居士	二八五
四三	答曾宏淨居士	二八九

遊心法海六十年

一 福緣不足・勉力而行

我從接觸佛法到現在，已整整的六十年，這是一個不算太短的時間。出家以來，在「修行」、「學問」、「修福」——三類出家人中，我是著重在「學問」，也就是重在「聞思」，從經律論中去探究佛法。回想起來，經過了這麼長的時間，雖然也講了一些，寫了一些，但成就有限，未免慚愧！民國（以下略）四十六年夏天，道源長老曾問我：「你是重學問、重智慧的，為什麼修建道場，要叫福嚴精舍呢」？我說：「老學長！福德因緣不足，智慧也難得成就呀」！我研求佛法而成就有限，只由於自己的福緣不足。

我出身於農村，家庭並不富裕。七年，我十三歲，在高等小學畢業，為經濟

所限，就從此失學了。所以，論中國的固有文化，漢學、宋學、程、朱、陸、王；西方的新學，哲學、科學、社會……，我都沒有修學過。最多與現在初中相等的程度，要研究高深而廣大的佛法，綆短汲深，未免太勉強了！二十年春天，到廈門南普陀寺的閩南佛學院求學，已是舊曆二月。五月中，暑期考試沒有終了，我就病倒了，也就從此沒有再受佛學院的正式教育。世學與佛學，我都沒有良好的基礎。

我學過外文。高小時，學了兩年的英文。我是插入二年級的；從字母學起，沒有語言方面的才能，實在跟不上。當時不知道英文有什麼用處，學得並無興趣；畢業以後，沒有接觸英語、英文的機會，所以字母以外，什麼都忘了。我又學過日文，那是在閩南佛學院的時候。不幸得很，又是插入甲班的第二學期（『平凡的一生』，誤作「二年級」）。從中間插入，又是從字母學起，時間不到半年，能學到些什麼！日文老師神田先生點名時，我會答應一聲，但日語的「印順」，我却沒有學會，想起來也覺得有點好笑。英、日二種語文，都從中間學習起，

結果是等於沒有學。在四川時，有學習藏文的機會，由於多病而沒有學。梵文與巴利文，那就更不用說了。在現代的佛學界，想探究佛法而不通外文，實在是不及格的。學力不足，這該是我探究有心而成就有限的原因之一。

更重要的原因，應該是一生多病。十九年秋天出家，二十年夏天開始，就似乎常在病中。腸胃的消化吸收不良，體力衰弱到一再虛脫（休克）。自以為只是衰弱，却不知患有嚴重的肺結核。二十六年夏到二十七年夏，四十四年秋到四十五年秋，六十年秋末到六十四年夏，都因病而長期停止了佛法的進修。由於身體衰弱，所以有了事務，或舟車往來，或到海外去，都是停止閱讀經論的。太多的寶貴時間，浪費在事務，主要是衰弱多病的因緣中！求學而沒有能長期的接受教育，自修而又常為病魔所困，這不都是沒有福報的明證嗎！福緣不足，是無可奈何的事，只有憑著堅定的意願，不知自量的勉力而行！

二 修學之歷程

一 暗中摸索

六十年的漫長歲月，我在佛法中的進修，經歷了幾個不同的階段。

十四年（二十歲），我讀到馮夢楨的『莊子序』：「然則莊文、郭注，其佛法之先驅耶」，而引起了探究佛法的動機。出家前的我，生活圈子極小，不知佛法到底是什麼。探求佛法，只能到附近幾處小廟中去求，得到了『金剛經石（成金）注』，『龍舒淨土文』，『人天眼目』殘本等。前二部，讀了有點了解，却覺得意義並不相同。讀了『人天眼目』，只知禪宗有五家宗派而已。無意中，在商務印書館的目錄中，發現有佛書，於是購到了『成唯識論學記』，『相宗綱要』，『三論宗綱要』。因『三論宗綱要』而知道三論，設法購得『中論』與『三論玄義』；其後又求到了嘉祥的三論疏。我沒有良好的國文基礎，却修學這精深的法門，艱苦是可想而知的！記得初讀『中論』（青目注本），可說完全不了解

。然而，不了解所以更愛好，只怪自己的學力不足，佛法是那樣的高深，使我嚮往不已！那時，不知道佛法有辭典。在商務本的『辭源』中，發現佛法的術語極多，但沒有錢買，就一條條的摘錄下來。經過這一番抄錄，對一般佛學常識，倒大有幫助，但這樣的費時費力，簡直是愚不可及！我的修學佛法，一切在摸索中進行，沒有人指導，讀什麼經論，是全憑因緣來決定的。一開始，就以三論、唯識法門爲探究對象，當然事倍而功半。經四、五年的閱讀思惟，多少有一點了解，也就發現了：佛法與現實佛教界間的距離。我的故鄉，寺廟中的出家人（沒有女衆），沒有講經說法的，有的是爲別人誦經、禮懺；生活與俗人沒有太多的差別。在家信佛的，只是求平安，求死後的幸福。少數帶髮的女衆，是「先天」、「無爲」等道門，在寺廟裏修行，也說他是佛教。理解到的佛法，與現實佛教界差距太大，這是我學佛以來，引起嚴重關切的問題。這到底是佛法傳來中國，年代久遠，受中國文化的影響而變質？還是在印度就是這樣——高深的法義，與通俗的迷妄行爲相結合呢！我總是這樣想：鄉村佛法衰落，一定有佛法興盛的地方

。爲了佛法的信仰，真理的探求，我願意出家，到外地去修學。將來修學好了，宣揚純正的佛法。當時意解到的純正佛法，當然就是三論與唯識。

二 求法閱讀

十九年秋天，我在普陀山福泉庵出家了。一般的寺院，是不可能專心修學的，修學也沒有人指導。所以二十年春天，在師長的同意下，到廈門閩南佛學院求學。院長是太虛大師，而實際的主持者，是大醒、芝峰二位法師。一學期中，聽了『三論玄義』，『雜集論』與『俱舍論』的小部分，就因病而休學了。在家時的暗中摸索，是從三論、唯識入門的；恰好那時的閩院，也著重三論與唯識，所以在這一學團中，思想非常契合。虛大師的「人生佛教」，對我有重大的啓發性。讀『大乘宗地引論』與『佛法總抉擇談』，對虛大師博通諸宗而加以善巧的融會貫通，使我無限的佩服。我那年的創作——『抉擇三時教』，對於智光的三時教，唯識宗的三時教，抉擇而予以融貫，就是學習虛大師的融貫手法。民國以來，由於「南歐（陽漸）北韓（清淨）」的提倡唯識，唯識宗受到了學界的重視。

虛大師的思想，根源在『楞嚴』、『起信』，但也推重法相唯識，所以說：知「整僧之在律，而攝化學者世間，需以法相」（『相宗新舊二譯不同論書後』）；「立言善巧，建義顯了，以唯識爲最」（『起信論唯識釋』）。梅光羲作『相宗新舊二譯不同論』，虛大師有『書後』，都推重玄奘的新譯。鎮江守培長老，作『讀相宗新舊二譯不同論之意見』，以爲舊的相宗（「地論」，「攝論」）都對，新的相宗都不對。不但玄奘不對，窺基不對，說「護法妄立有宗」，連世親菩薩也有問題。在同學們不滿守老的氣氛下，我起來反駁，寫了長篇的『評破守培上人讀相宗新舊二譯不同論之意見』，爲唯識宗作辯護者，當然是新的都對，舊的都不對。虛大師的融貫善巧，我是由衷欽佩的；但對內學院刊行的『內學』，梁啟超的『起信論考證』，也有濃厚的興趣。對於大乘佛法，我贊同內學院的見解，只有法性（三論）與法相（唯識）二宗。虛大師所提倡的佛教改革運動，我原則上是贊成的，但覺得不容易成功。出家以來，多少感覺到，現實佛教界的問題，根本是思想問題。我不像虛大師那樣，提出「教理革命」；却願意多多理解

教理，對佛教思想起一點澄清作用。

那年下學期，住福建名刹——鼓山湧泉寺。年底回閩院，醒公命我為同學們講『十二門論』。由於相宗二譯不同論的論辯，漸漸引起了自己內心的反省：這是千百年來的老問題，舊譯與新譯的思想對立，難道都出於譯者的意見？還是遠源於印度論師的不同見解，或論師所依的經典不同呢？這是佛法中的大問題，我沒有充分理解，又那裏能夠決了！同時偶然的因緣，引起自己的警覺：我是發心求法而來的，學不到半年，就在這裏當法師，未免不知慚愧！覺得不能老是這樣下去，還是自求充實的好。就這樣，離開廈門而回到了普陀。

從二十一年夏天，到二十五年年底，除了在武昌佛學院（那時名義是「世界佛學苑圖書館」）專修三論章疏半年，又到閩院半年，及其他事緣外，都住在普陀佛頂山慧濟寺的閱藏樓，足足有三年。那時候，看大藏經是一般人求之不得的。這裏的環境，是這一生中覺得最理想的。白天閱讀大藏經，晚上還是研讀三論與唯識。三年閱藏的時間，對我來說，實在所得不多。因為清刻的大藏經，七千

餘卷，每天要讀七、八卷（每卷平均約九千字）。這只是快讀一遍，說不上思惟、了解。記憶力不強的我，讀過後是一片茫然。不過閱藏也還是有所得的：從所讀的大藏經中，發見佛法的多采多姿，真可說「百花爭放」，「千巖競秀」！這是佛教的大寶藏，應該是探求無盡的。知道法門廣大，所以不再局限於三論與唯識。對於大乘佛法，覺得虛大師說得對，應該有「法界圓覺」一大流。大乘經不是論書那樣的重於理論，到處都勸發修持，是重於實踐的。還有，讀到『阿含經』與各部廣『律』，有現實人間的親切感，真實感，而不如部分大乘經，表現於信仰與理想之中。這對於探求佛法的未來動向，起著重要的作用。

二十六年上學期，住在武昌佛學院。讀到了日本高楠順次郎與木村泰賢合編的『印度哲學宗教史』；木村泰賢著的『原始佛教思想論』；還有墨禪所譯的，結城令聞所著的，關於意識的唯識思想史（書名已記不清，譯本也因戰亂而沒有出版）。這幾部書，使我探求佛法的方法，有了新的啓發。對於歷史、地理、考證，我沒有下過功夫，却有興趣閱讀。從現實世間的一定時空中，去理解佛法

的本源與流變，漸成爲我探求佛法的方針。覺得惟有這樣，才能使佛法與中國現實佛教界間的距離，正確的明白出來。

三 思想確定

二十七年七月，因日軍的逐漸逼近武漢，到了四川縉雲山的漢藏教理院。身體雖比前更差，不過多住在山上，環境與氣候好些，身體也覺得舒服些。二十九年，住貴陽的大覺精舍。三十年初秋到三十三年夏天，住四川合江的法王學院。三十五年春天，離開了四川，先後安住在縉雲山的，約有四年。這次離川，與演培、妙欽同行，經西北公路而東返的。因病在開封佛學社住了三個月，等到想動身時，蘭封的鐵路被八路破壞了，不得不折返武昌。三十六年正月，回到了江浙，遇上了虛大師的圓寂。爲了編纂『太虛大師全書』，住奉化雪竇寺一年餘。三十七年，住杭州香山洞半年；冬天到了廈門南普陀寺。三十八年夏天，到了香港。四十一年秋天，又離香港到臺灣。從入川到來臺，共有十四年。這是國家動亂多難的十四年！而我，是身體最虛弱（曾虛脫三次），生活最清苦，行止最不定